

天漸冷 老人洗澡成難題

經營成本高,利潤低,人流量小,傳統浴室今難覓

掀開厚厚的布帘,視線瞬間模糊:氳氳的熱氣、開懷的笑聲、搓澡後愜意地閑聊……這些“老澡堂”里的畫面,很多“老杭州”一定記憶猶新。

歲末天寒,不少老人都在這個季節懷念過去的老澡堂。如今,曾經遍布大街小巷的“老澡堂”已踪迹難尋,剩下為數不多的澡堂經營者也是苦苦支撐。伴隨“老澡堂”的漸行漸遠,“老杭州”洗澡的難題如何解?城市列車飛馳中,是否還能让“老澡堂”留下?

女賓室改成了棋牌室

“家里卫生间小,洗澡怕磕碰着,又冷,可附近两个浴室都关门了。”家住杭州北山街道友谊社区的高其伟说,81岁的他独居已4年,其50平方米的老房子卫生间只有3平方米,没安浴霸。“我跟老伙计聊起时,大家都有这个困惑。”对此,记者对杭州的大众浴室进行了走访调查。

10月27日傍晚,记者在杭州市区老小区集中的新市街找了好半天,终于在一片商铺中看到有点模糊的“杭晖浴室”的招牌,一楼是小吃店,二楼才是浴室。沿着侧边的楼梯上去,看到一位中年女士坐在柜台后。墙上贴着价目表“男子坐室18元、女子统室15元”的字样。该浴室300平方米,开了15年,女子统室有二三十个位置,两张躺椅,空无一人。而男宾区,只有一位约50岁的大伯盖着毛巾在躺椅上休息。

“一年房租16万,只能从10月做到次年4月,其余时间回家打工。”梅荷花苦笑。46岁的她是江苏人,之前在这家浴室打工10多年,3年前,她和丈夫盘下这个店,没料到生意每况愈下。“热水从杭州购买,45元/吨,自来水44元/吨,电1元/度。”梅荷花的丈夫戴小二说,现在每天只有零星几个人来洗澡,亏损也与日俱增。而杭州10月底就要搬往下沙,热水还要涨价,而且不一定能供应得上。他想要在杭州市燃气公司开户自己烧水,却被15万的开户费打消了念头。

接着,记者探访了杭州市区的安腾浴场、城西的家祥浴室、东山浴室,城南的江城浴室和城北的利民浴室,这几处都是老人居住密集区,经营情况大致和杭晖浴室类似,高成本,低利润,低人流量让经营者不堪重负,甚至有的已经关了女宾区,改成棋牌室。



下饺子似的泡满了人

上世纪50至70年代,是杭州澡堂的“全盛时代”。80岁的杨章耀回忆,当时平海池、湘海池、明湖池都很有名,秋冬时节,特别是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洗“年澡”,澡堂前每天都排起长队。

对于在浴池里泡澡,他用了“热闹”两个字来形容:澡堂似乎永远是热闹非凡的,汤池中像下饺子似的“泡满了人”。一张张木质躺椅上铺着白色的大浴巾,三五好友盘腿聊家常、分享食物;洗完盖着毯子惬意地在躺椅上小憩,还有的一边享受敲背、修脚服务,一边呷几口茶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,再加上城市建设,商业用房的走俏,浴室不再成为市民洗澡的首选地,前文提到的老字号浴室也消失了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小型便民浴室风靡一时,多时达到了三四百家,如今只剩下数十家。2012年,位于杭州戒坛寺巷的浅草浴室开了10年后也已关门,该浴室原在杭州也是数一数二的。

温暖回忆

老年人对其情有独钟

“现在每家都有热水器、浴霸,很多人都在家里洗澡。”利民浴室的负责人老陈说,不到真正冷的时候,顾客很少。随之变化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。

“感冒了去澡堂泡个澡,敲个背,出出汗,很快就好了。”杨章耀对澡堂仍旧怀念。

记者发现,愿意去老式澡堂的大部分为中老年人,而年轻人更愿意去集洗浴、餐饮、娱乐、健身为一体的新型综合浴场,这些综合浴场提供24小时全年营业服务,除了搓背、修脚服务外,还提供自助餐、棋牌等特色服务,但这些浴场洗澡动辄上百元,老人也吃不消。一些以“足疗”、“汗蒸”等为特色的浴室也对“老澡堂”形成了冲击。

澡堂光靠浴资收入确实很难支撑下去,今年夏天,家祥浴室的老板姜家祥将浴室的硬件全部更新、装修,还花费22万元引进3台热泵热水机自己烧水,借此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。而天城浴室,巴洛克式的装修和休息室里100英寸的巨幕电视也让人眼前一亮。

“希望政府能够像扶持‘老年食堂’一样,给予浴室政策支持,这样不仅能解决老人洗澡难的问题,也能保留‘老底子’洗浴的传统文化。”东山浴室经营者说,也只有这样,在“老澡堂”泡澡的那份温暖,才不会成为“老杭州”的回忆。

·小说连载

昔少年

(5)

■文/九夜茴

我从小就想成为秦茜

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理想的人,喜欢他(她),羡慕他(她),想变成他(她)那样子。我有,我从小就想成为秦茜。

秦茜是我们这条胡同里最招人喜欢的小女孩。她漂亮,大眼睛水灵灵的,红嘟嘟的小嘴唇,一头自来卷,像洋娃娃似的,谁家姑娘站她旁边都会变成陪衬。有好多次,我和秦茜在院门口玩,都有大人走过来伸出长长的手臂,直越过我的头顶,去摸摸秦茜的小脑袋,笑眯眯地说:“哎哟,茜茜越长越好看啦!”那些手从来没在我这儿停留过,一次都没有。

我妈说从小就臭美,总去照镜子。其实她不知道,我不是在陶醉自己,我是在比对我哪儿和秦茜长得不一样。眼睛比她长点,鼻子比她大点,眉毛比她浓点,嘴唇比她厚点。大人们都说女大会十八变,我坚定地认为,到18岁那年,我一定会华丽变身。那时没有玉女掌门人,也没有国民美少女,我就想,要是一夜之间能变成秦茜那样就好了。当然了,遗憾的是,我这辈子也没能变成她那样。

秦茜特别有人缘,不仅大人们喜欢她,小孩们也都爱和她玩。她是我们大院这边的孩子王,大家要想聚一块玩点什么,肯定都要先喊秦茜去。砍包、跳绳、踢毽、捉迷藏、踢毽、吃毛桃、丢手绢、一网不捞鱼、老鹰捉小鸡……她全部在行。那会儿我们跳皮筋前要分拨儿,先选出俩头儿来,然后泥泥泥泥你滚蛋或者手心手背来挑人,秦茜就永远是我们的头儿,她从小个高腿长,什么五钩五卷跳茅坑七颠颠都跳得特别好,只要和她一拨儿就能玩很长时间,不用被替换下去抽筋。所以大家都期待她能挑自己,眼巴巴地盯着她,被选上欢欣鼓舞,没选上就沮丧万分。而秦茜特别仗义,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院的,所以她每次都一定选我。

秦茜还有好多好多优点,但这些都不是最令我羡慕她的地方,我最羡慕她的是,她和小船哥一边儿大,他们一起上学了。

9月1日开学那天,一早院子就热闹起来。大伙知道秦茜和何筱舟要上学了,都亲切地招呼着。只有东屋辛原哥他们家没有动静,自从辛伟哥出事,他们家就很少主动和院里的人搭话了,门总是关着,就连最热的三伏天,也很少打开透气。

秦茜上学的事都是姚阿姨一个人操持的。秦叔叔不在北京,因为超生了秦川,他和姚阿姨都没有了工作。秦川不到一岁的时候,秦叔叔就去广东跟朋友一起下海了。他在那边进货,倒腾很多小玩意回来卖,什么力士香皂、电子表、大喇叭裤裤子、女士布拉吉,都是新鲜时髦的东西。姚阿姨在北京做裁缝,她手巧,冬夏衣服都能做,我有好几件小裙子都是她做的,她还用新棉花给我絮过整套的棉袄棉裤。

秦茜开学那身白底小红圆点的连衣裙就是姚阿姨做的,就像童话书里走出来的娃娃。小船哥那天也穿了新衣服背了新书包,两个人手拉手站在院里,一副又高兴又紧张的样子。

梳着羊角辫的我和淌着清鼻涕的秦川跟在大人后面傻乎乎地看着,直到把他们送出了院,刚刚消停了点的时候,我才忽然醒过蒙儿来:小船哥去上学,就不能每天陪我玩了呀!

于是我一把拉着着急上班的妈妈,声音洪亮地嚷:“我也要上学!”

我妈不耐烦地说:“你还不到岁数呢!等着明年和秦川一起上吧!”

那是我第一次体会时间的神秘强大,我再怎么努着劲儿往前追,一年就是一年,是永远也赶不上小船哥的。我垂头丧气地回过院,看着正蹲在地上揪猫尾巴的秦川,更加觉得悲从中来,“哇”一声大哭起来。

下期关注:点了秦川的死穴,我把他打了

·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5)

■文/潘运明

号称河南自治军

正当大家议论总驾杆由谁担任的时候,陈青云忽地站起来道:“我来推荐一位,鲁山县仓头刘河村的任应岐任端周。”

“弟兄们,大家有的听说过的也许不知任大哥,不过,俺几个可是知根知底儿,青云兄弟这一提,我倒觉得队伍让任大哥带还真中。青云兄弟与任大哥是老乡,你给大家叙说叙说任大哥的情况吧。”张庆不拖泥不带水干脆利落地说。

陈青云这才站起身,把任应岐的身世说了一遍。

当老洋人张庆和王振等几个路杆头骑马来到宝丰大营寨见到任应岐,说明原委后,任应岐爽快地接受了。他笑吟吟地说:“我在家住闲,本来不愿再在军界混事,既然兄弟们这么抬举我,诚意相邀,不便推辞,我只有从命出山就是,与众位豪杰东山再起,抵制军阀。”

“任兄,不瞒你说,几天前,各路杆头在魔家营商量好了,咱们置将杆子没有正经名号,大家把咱这支队伍取名:中原第一军。你意如何?”老洋人张庆坦诚地说。

“队伍的名号很重要,如果一个队伍的名号叫得好,起到的效果可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。现在,军阀们都在明争暗斗,绵绵战火哪能幸免。队伍名号更是乱七八糟,咱们都是豫西蹙将杆,人员多是饥民百姓,扛枪拉杆的目的也不一样,但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,自发组织起来的,啸聚山林,对抗官府。作为一支有别于军阀的队伍,咱们须有明确统一的战略主张,不管是哪杆哪队,只要遇到战事形式上统一,相互配合,这样,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。对此,我建议把队伍称作‘河南自治军’更为妥帖,你们看如何?”

“真是太好了,经任大哥这一点拨,真是如拨云见日,大开眼界呀!”李鸣盛发自肺腑地称赞道。

张庆郑重地说:“任大哥,现在在咱豫西绿林里,说起这支新拉的杆子,你知道人家管我们叫什么?叫‘老洋人的队伍——支克棚’,让我好没面子,你给杆子起了正儿八经的名号,可还

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,你这珍珠蒙尘不发光,现在该该放光了,请大哥收拾收拾上路吧。”

“按说,我家有房有地,日子过得倒也清闲自在,但作为老大哥,我实在放心不下咱们这帮弟兄,如今咱这帮弟兄能聚在一起,也是缘分,我尽全力利用自身优势,利用军阀间的矛盾,为你们出谋划策,撑腰壮胆,协调各杆之间的行动,求得外界经济与装备上的支援,发展壮大咱们的队伍,至于战事,还是由你们商量着决定好了。”

陈青云摊开一张草纸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路杆头及副驾杆的名字,请任应岐过目。任应岐仔细看了一眼后,就河南自治军各路人员分配、装备配备等情况与张庆、李鸣盛、陈青云等进行了协商,确定总司令、各路司令及各营的编制序列。

七月的天气热浪逼人,但更为火热的是豫西这片土地上乍现的杆子驻地,自河南自治军在魔家营竖起大旗后,任应岐、李鸣盛、张庆等组织各路首领连连召开会议,就军队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磋商。

这天的会议是在魔家营寨外的一片杨树林里召开的,张庆提议道:“近来,各路司令、各营长配合得很好,在任总司令及众弟兄们的共同努力下,咱们这支蹙将队伍顺利完成了河南自治军的序列编制,眼下烈日猛照,太阳发狂,我们自治军该如何行动?诸位有何高见?”

会场里出现了短时的沉寂,望着或蹲或坐的各路司令,任应岐缓缓走动说着:“秦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是死对头,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对吴也是恨之入骨。近来,听说豫督赵倜自河南出逃后,经上海、大连到沈阳,现在已成为张作霖的座上客,受到张的器重。我打算通过赵倜与张作霖联系,以他们做靠山,求得帮助,进行反吴。咱们的副司令楚正太曾在宏威军司令部任副官,等参谋处把咱们的人员名册造好后,让楚副司令和解琨参谋长带着册子、信函,赴山东一趟,与秦系取得联系,表示我们的诚意,使其能够在粮饷、枪械、弹药上给予支持。”任应岐的一片诚心换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?

下期关注:秘密全泄露